

「極短篇」得獎作品總評

一、整體表現

(一)、文類界定必須清楚：

極短篇篇幅雖短，但就是小說，所以一定要具備小說的各種基本要件。
部分同學的作品欠缺故事結構，寫成一篇散文或獨白。

(二)、故事內容必須完整：

一個好的故事，基本的要件就是要說得通，前後情節必須連貫完整，不可支離破碎、跳脫斷裂。
部分同學的作品情節晦澀，表述不明，讓人不易理解。

(三)、情節發展必須合情入理：

情節可以想像奇詭、高潮迭起、結局可以出奇致勝、出人意表，但仍應合情入理、前後呼應、流暢明白。不能勉強造作、硬湊瞎掰，突兀跳脫、不合常情；也不能晦澀不明，令人如墮五里霧中，甚或完全不知所云。

(四)、文筆詞采必須有動人之處：

動人的文采可增加文章的可讀性，極短篇既是說故事，文采的有無就是很重要的決勝關鍵之一。
部分同學作品較平淡，對於場景、人物等的描寫過於平鋪直述，輕描淡寫，欠缺精闢深入、精采動人的字句。

(五)、敘事觀點要統一、故事首尾須照應：

敘述觀點前後必須統一，如有人稱的轉換則必須注意勿使讀者產生混淆。
故事情節發展、人物安排等應前後呼應。

(六)、適度剪裁、詳略合宜：

既是極短篇，就應把握關鍵所在，做最準確的處理，無須花工夫在無關的情節上發展鋪排，適時的做「加減法」，該詳則詳，該略則略，非主軸部份不可喧賓奪主。

(七)、感情描寫應自然深刻：

感情可以透過一個眼神，一個動作或藉由幾句對話來自然流露；
太過直接的表達和敘述反而顯得造作膚淺，無法撩動讀者內在的心絃。

二、個別優異表現

第一名：大直高中 吳宜涓

門

門輕輕地開啓，又輕輕地關上。

撐開沉重的眼皮，有些吃力地將眼前的影像對焦。狹窄、昏暗(的)空間教我分不清究竟是白晝或黑夜，於是我只能靜靜等待還在睡夢的聽覺甦醒。微弱的聲音漸漸傳來，啞啞的哭音、憤怒的嘶吼、絕望的哀號在刺痛著我那對不堪的耳膜，提醒我已和這個世界搭上線。

好冷，我想。又是冰冷的一天。

伸展了下折疊一夜的筋骨，關節錯動的聲響同時牽動早已不太靈敏的神經。

真是老邁不中用的身軀呀。我悶哼了聲，有些挫敗地想。

第一節短評：透過各種感官的細膩描寫，把主角的狀態：「一具老邁的身軀，在冰冷吵雜的空間醒來。」清楚交代。

起身走向房間的一隅，望著盤裡勉強還能從蒼蠅堆的縫隙中瞧見的、稱得上不太新鮮的伙食，我思考著該虐待自己的胃，還是凌遲自己的嘴巴？記不清楚了，距離上次更換糧食似乎是三天前的事了吧？現在連我這老朽的乾癟鼻子，都能嗅到溢滿空氣中腐敗、發酸的噁心臭味。

算了吧，胃適時抽了兩下提醒著，吃了那樣的東西才真正是折騰自己。

第二節短評：透過「蒼蠅堆的縫隙」「不太新鮮的糧食」「上次更換糧食似乎是三天前的事」「腐敗發酸的噁心臭味」等，讀者捕捉到這個主角是在被囚禁的狀態之下，而且飲食非常惡劣。所以他是個囚犯？肉票？還是獨居老人？引起讀者的猜疑。

於是我決定忍耐些，離開陰暗又令人作噁的角落，踱往與外界唯一的連結，將臉卡進兩支冰冷的鐵干之間想一探究竟。只見瘦子一人坐在結構鬆散、好似隨時會解體的木椅上打著盹兒，和吵鬧的環境形成強大對比。

此時，門輕輕地開了。

第三節短評：牢籠的鐵欄杆，還有看管的瘦子，點明他原來是個被囚禁的囚犯，這時打開的門會帶來什麼發展，又牽動讀者的好奇。而且「門輕輕地開了」與本文第一句話「門輕輕地開啟，又輕輕地關上。」呼應。

一個癡肥的胖子拎著又一個可憐的倒楣蟲自左邊的門進來，嘴裡邊叫囂邊打開我隔壁房的鐵門，絲毫不留情地把年輕小伙子甩進牢房，還順勢吐了口痰在他臉上。

「欸，我說你也輕點，那傢伙跛了條腿呢，怪可憐的。」被胖子吵醒的瘦子望望倒楣蟲憐憫地說著。

「可憐？他媽媽的，這種東西死了還嫌礙事，沒什麼好同情的！」不知受了什麼怨氣似的，胖子把一肚子惱火都出在小伙子身上，說到激動處更不忘在鐵門補上一腳。

第四節短評：透過胖瘦兩個獄卒的動作與對話，讓讀者強烈的感受到被囚禁者的悲慘境遇。再一次加深讀者「這是個監牢囚犯的故事」的印象）

這個包括了我們深處所有小房間的大房間裡，有兩扇不同的門。在此處的每一個人(所有我的同類)，包含我自己，都是經由左邊那扇門被送進來；而每經過一段時間，就會有一位幸運兒雀屏中選，走向右邊的那扇門，然後就再也不會看到他。那一定是通往自由的門。大家異口同聲地認為。

第五節短評：再次呼應第一段「門輕輕地開啟，又輕輕地關上。」的主題，介紹兩扇門，而且右邊的門是「通往自由的門。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認為。」但是聰明的讀者應該已經產生疑惑，這些囚犯是天真，還是蠢呢？還是作者在故弄玄虛呢？作者往下還能怎麼寫？於是讀者對囚犯走出右邊的門之後的命運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。）

而我也沒有想過我竟會有成為幸運兒的一天。

第六節短評：解謎的時刻來到了，作者的 IQ 與你相比，是高明些、不過爾爾、還是「去」呢？

「啲！伙計！別睡啦！今兒個可是你的好日子呢！」睡夢中依稀聽見瘦子明亮、高亢又帶些沙啞的嗓音，抬起還有些昏沉的頭，看見瘦子和煦的笑容，證明了金屬鎖鏈碰撞的清脆聲響是千真萬確震動著我的耳膜，而不是方才夢中飄渺的回音。

「伊——呀——」生鏽的鐵門被緩緩打開，我不太敢置信地探了探頭，生怕下一秒又是棍棒的一頓伺候。

第七節短評：「金屬鎖鏈碰撞的清脆聲響」讓讀者再一次肯定這是個囚犯沒錯；「瘦子和煦的笑容」「今兒個可是你的好日子呢！」看起來溫暖卻充滿反諷，讀者應該都清楚這個囚犯不會是重獲自由，而是走向悲劇。但情節發展到此，接下來要如何寫才能不落俗套呢？讀者不禁會猜疑。

「哎呀，別害羞了，老傢伙！」瘦子笑著彎腰拍拍我的頭，眼中盡是同情。「今天你就要解脫了吶！」雖然我聽不懂他的話，不過應該是在祝賀我吧？於是我搖了搖尾巴表達謝意，開心地跟著他走向右邊的門，老朽的鼻子因喜悅而忽略了門後飄來的一絲血腥味。

第八節短評：「於是我搖了搖尾巴表達謝意」，底牌掀開，原來是隻『待宰』的流浪狗。「老朽的鼻子因喜悅而忽略了門後飄來的一絲血腥味」含蓄的點出他最終的命運。）

門輕輕地開啟，又輕輕地關上。

第九節短評：最後一段再一次地呼應第一段「門輕輕地開啟，又輕輕地關上。」但這一次關上的是一條有血有肉的生命的大門。

評語：

- 1.以敏銳的情思、細膩的手法，靈動的文筆，巧妙的佈局，層層推進，把讀者帶入一個引人入勝的迷宮。不到最後，讀者無法猜透作者的機關，令人對作者說故事的高妙手法深感佩服與讚嘆。
- 2.巧妙運用擬人筆法，把被拘禁者的處境，不能操控命運的無奈，甚至於無知與蒼涼表露無遺。
- 3.利用主角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觸覺等感官的所見、所聽、所聞、所感來描繪故事發生的場景；而這些感官的描寫，細膩、精準而且傳神。
- 4.情節的安排有層次、具條理，層層深入，又時時呼應「門」的主題。
- 5.構思奇巧，但又妥貼入理；文氣流暢，並且各段落之間詳略得宜。

第二名：成功高中 蔣思彬

賣花嫗

每次我開到博愛路和民生路的交界，一定會看見一位佝僂的老婦人在車道上賣花，身上穿著破舊不堪的衣裙，頭上包著傳統大紅布頭巾，手上拿著一籃玉蘭花，在首都最繁忙的街口兀自叫賣著，彷彿都市進步之流中一顆反動的小石，又如都市嘈雜聲中的一段靜謐。

我曾經向她購買玉蘭花，一串其實才十元，卻可以使自然的芳香占據整車，似乎讓人置身故里的單純美好，回想過去的鄉村生活。不過，近年來我很少向她消費了，一來，兒子對花粉過敏；二來，曾經有客人向我抱怨，他很討厭花香，希望我不要在車上放玉蘭花。

今天我在炙熱七月天的太陽下繞著都市的重要路口，尋找著下一位買時間的客人，就是沒等到一個招手的老闆。記得剛做這行時，當時國家的經濟發達，每次只要從證券所經過，一定會有人招手坐車，跟我談論著股票的檔期，當時哪一個客人不說說笑笑的憧憬著未來。繞了一個多鐘頭，仍然尋不著一門生意。我把車停在博愛路旁，嘆了一口氣把車停好，休息一晌，順便和隔壁司機聊一下天。

遠遠地，我望見那老婦人全身包裹，彷彿擔憂一碰到陽光就會人間蒸發似的，可是再仔細端詳，原來她背上有著一個襁褓的嬰兒。不知是她的孫兒嗎？家裡都沒大人可以照顧了嗎？為何要在這足以殺人的炙熱下帶他出來討生活？不過顯然此舉並沒有得到部分人的同情，一輛黑頭雙 B 車視若無睹地經過，連窗戶也沒搖下一點細縫；反而是騎著五十 cc，穿著工地服的工人向她買了一串，突兀地放在車前的置物箱，芳香隨著都市烏黑若墨的空氣散去。我看了不禁難過：大家同樣都是在都市打拚生活，誰家沒有老弱婦孺？

我沮喪地再度上路，一路上我的內心不斷交戰，我想把她剩下的玉蘭花全部買下，讓她今日可以早點帶著可愛的孫兒回家，但如果這樣我要如何替兒子買生日禮物？我繞了一圈又一圈，看著太陽愈來愈大，不禁替嬰兒幼嫩的肌膚擔心。終於，我鼓起勇氣向路口開去，買下剩餘的玉蘭花，共五百多元，我今天的總收入。

晚上回家路上，兒子打電話來：「爸爸！你買了什麼生日禮物？」

第三名：成功高中 張博勛

答案

我盡量奔馳希望飆速可用掉回憶，但那一切似乎如影隨形，不自覺地唸著：「勸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……」

「張泊仁！你又在搞什麼？居然又在看馬克斯主義的書？這是你犯的第幾次校規？」「我只不過是多方面閱讀，並沒有什麼立場，凱因斯的書我也看啊！」老師冷笑道：「看來你不只想進訓導處，還想進警總！」自由，何謂自由？我從小就在思考這個問題，並且追尋自由的生活與自我，但是，做任何事都有代價。

「勸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我低聲地唸著。「你幹嘛唸這首詩啊？」雨柔拭去臉上的淚珠，但馬上又滑落了下來，我拭去了她的眼淚，頓時之間有如昏天暗地，我的心被愛情繩索勒了更緊，我問她：「妳會等我嗎？」我接著說：「妳不用回答。」愛，是一種美麗的疼痛。我回頭，看了看陽關內的景緻，就進入了登機門。那年，我二十六歲。

我很喜歡余秋雨的一句話：「故鄉是祖先流浪的終點。」畢竟我只是個流浪者，我因為搞民運而被取消國籍，流亡海外，只能在舊金山的唐人街，端端盤子打點零工。

急速撕裂了夜晚的安寧，真是漫長的夜晚，我的心好緊好緊，往事依稀湧上心頭。

很幸運地，我申請到居留權，終於能走在太陽底下，因為當初主修資工，所以在聖荷西的電腦公司上班，我很想家，很想故鄉，很想那裡的一切，想念那記憶中的女孩與她的答案，我沒有結婚，一直沒有。

十年了，我想盡辦法與她聯絡，仍然音訊全無。看著滴滴答答的毛巾，我怒道：「我都沒哭，你哭什麼！」那年我的國籍被承認了。

看了遠方閃爍的燈光，機場快到了，我的速度越來越慢越來越慢，好遠真的好遠。

睡夢中醒來，我強灌著紅酒，看到空姊在發報紙，自從離開後，從來沒有勇氣面對故鄉的一切，我還在等待那答案，抓起了千斤重的報紙，沉重的負荷，努力地看著，突然之間，我瞳孔映著報紙的文字：「癡情女在機場等情郎步入第十二年」，我的心，窒息了。

佳作：師大附中 林嬌

他們倆

K，留著一頭儼然像獅子的蓬鬆金髮，自封全校最精湛的「舞士」，是師長們口中不唸書的麻煩學生；Iris，有著一張白淨細緻的臉蛋，品學兼優，是全校公認的模範生。

「你為什麼總愛把頭髮染成這樣五顏六色？」這不知是 K 第幾百次被班主任叫去訓話了。正當班主任被 K 氣得火冒三丈之際，眼角餘光忽瞥見 Iris 迎面走來，臉色大轉：「Iris 好認真，來背英文單字呀！」站在一旁酷酷的 K 說：「妳就是 Iris？」「嗯。」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談話。

一年後，Iris 升上高三，轉進了新的班級，教室恰巧與 K 的班級在同一樓層。一天下課時間，好友急促的呼喚吵醒了 Iris。「Iris，有一個和你很「跳 tone」德蘭珍說要找妳。」Iris 孫正好友的手勢往門後一瞧，是他？這是他們第二次談話。之後，不知曾幾何時，K 變成班上的常客，幾乎每天都會來找 Iris 聊上幾句，但他從未向 Iris 表露什麼，而她也未想太多，反倒是班上同學開始起鬨，這件事著實成了班上對付指考壓力的一劑舒緩藥。

但，女孩的心思總是細膩的，Iris 漸漸發現——自己快深陷這個一碰即一發不可收拾的泥淖了。每天一早進校門，她便開始搜尋前方是否有 K 的身影；一到下課 10 分鐘，目光就情不自禁的向後門飄去……。理智告訴女孩，爲了升學、爲不使父母失望，趕快力爭上「爬」，爬出這個泥淖吧！於是，Iris 漸漸逃避 K。每到下課，Iris 立刻衝出教室，跑到廁所或文具部或地下室或辦公室……任何男孩找不到她的地方。K 似乎也明瞭 Iris 的用意，不知從何日開始，就從女孩班級的教室消失了。

幾個月後，一日 Iris 倉促地跑到文具部，幫同學影印數學詳解，正當付錢給櫃檯阿姨時，忽然，「Iris——」，一個經常在夢裏才出現的溫柔的聲音迴盪耳際。猛然抬頭，K 直挺挺地站在 Iris 的面前，K 指著 Iris 發紅的臉笑著說：「跑那麼急，妳的臉都快變成紅蘿蔔了。」「什麼嘛！」Iris 不甘示弱地反駁，但 Iris 深刻看到，K 眼神中的，滄桑。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談話。

指考結束後，Iris 順利進入理想的學府科系就讀。校方開心、師長祝賀、父母高興。表面上，Iris 也是興奮，但，她知道，心中的那個洞是永遠也不會有止境的。一天，Iris 走在台北街頭，瞥見舞台上正在頒發某某舞蹈大賽的冠軍。第一名的舞者正精湛的跳著舞，Iris 看得痴了，心想怎有人能將身體做到如此的極致？舞畢，冠軍站在台上望著台下的觀眾，一旁的主持人正大力誇讚此冠軍者在舞界的豐功偉

業，台下一片騷動叫好……，卻沒有人知道，此時此刻，有兩個人的兩隻眼，正緊緊地扣住彼此……

主持人說：「讓我們鼓掌祝賀舞王——K！」Iris 和 K 心中的澎湃就隨著眾人的歡聲，翻動。

佳作：育成高中 戴詩庭

不加糖的咖啡

「您好，歡迎光臨。」按照慣例的，在每天下午三點半的時刻，一個女孩——合宜濃淡的妝容，短窄裙襯著她婀娜多姿的體態，修長纖細的雙腿踩著矮高跟鞋——不疾不徐的走進咖啡廳；機械性的點了兩杯加奶不加糖的咖啡，揀了一處靠窗的雙人坐位。

她的目光永遠凝視著窗外人來人往的道路，手托著滑嫩的腮幫子；有時會不經意的瞅著剛進門的客人，從她的眼神似乎猜得出她在等待些什麼，只是匆匆來往的人中，沒有一個人和她眼神交會，沒有一個人，是她點的另一杯咖啡的主人；她失了魂的雙眼啃蝕了咖啡的白煙，五點的鐘聲驚醒她的知覺，「喲，五點了」她只啜了一口眼前失了溫的咖啡，杯上的口紅印宛若「原件退還」的章，惡狠狠的蓋在名為等待的信封上。

「唉，又有紙條。」服務生邊收拾桌面邊低咕著，「算一算也不知道多久了，每天都是一個人，每次都點兩杯咖啡；我想她一定是失戀了啦！只是療癒情傷的成本也太高了吧！她的一口咖啡價值三百元，真是個自以為痴心又浪費的女人，難怪會被人家甩！」「什麼『我在等你，寶貝』的紙條，真噁！」服務生在發完牢騷後隨即將紙條扔進垃圾筒。

指針按慣例的指在三和六的刻度上，但不尋常的是女孩居然沒有出現。直至咖啡廳打烊；「呵，我想她應該是想開了。」服務生帶點安慰又諷刺的說；按慣例的服務生們邊整理店面，邊收看新聞，卻赫然發現女孩出現在頭條新聞上——「去年駭人聽聞的糖廠的貨運車輦斃一名前途無限量的公司小開，他的未婚妻因得不到糖廠合理的道歉以及法官公平的判決，她的未婚夫逝世一年的今天，以死昭告司法的不公，實令人遺憾。」

佳作：育成高中 魏蓁伊

保存期限

乾淨的桌面上靜立著一瓶 200c.c. 的白鮮奶，距離冷藏時段已超過半日。女孩出門上學前，再度遺忘了她的早餐。鮮奶在氧氣中以分子律動的速度凝結，從自己的生命中草草畢了業。

匆匆出門的女孩，方上高一，在校園中結識了一位大她一屆的學長。每次的聚會與巧遇，女孩總憂心自己言行舉止是否過份粗魯或者過於拘束，一言一語、一顰一笑，皆化為風中搖擺的那桿旗，載浮載沉。

女孩不曾噓寒不曾問暖更不曾慇懃，但她最常閒聊的話是：「學長，這是我們家政課多做的餅乾，要快點吃，否則會過期喔！」

學長只是一貫溫文有禮地笑，笑得像匹被人馴服的駿馬，沒有冷漠，也沒有熱情。而女孩仍舊在午後時分，風塵僕僕地拽著家政課做的月餅一併附送甜笑贈與：「學長，我中午都在圖書館，你有空便來拯救我的數學吧！」

然而，日復一日，午餐時光永遠只有灑著暖陽的金光伴她佐茶，女孩仍舊捧著，偶爾翻閱那些遭受時光排擠，沒入沼中的不再新鮮的資訊。

在幾個月的以書為食的日子逝去後，中午的圖書館，終於被潑灑的金黃，以囂張的姿態獨佔。

女孩不再等待，也不再利用家政課，又抹汗又捲袖子地烘焙不易保存的烤餅乾。

隨著杜鵑的啼聲漸弱，兩人也再無交集。那一年的暑假的中秋，女孩升上高二，也在朋友的牽引下，順利地讓屬於自己的，第一朵的雛菊趕上時節綻放。

這一次，女孩和男友如膠似漆，她小心翼翼地呵護這段感情。

轉眼又是開學的日子，女孩戴著彷彿春天的喜悅迎接新學期。詫異地，某個早自習，女孩見到學長等候的身影，在教室門口。

「學妹，這送你。妳放學後有沒有空，我們一起去圖書館讀書？」學長一反常態，靦腆地笑著，像緩緩開葉的含羞草，既膽怯、又大方。此刻，學長手裡抓著一包巧克力。

女孩壓低了頭，默默瞪視手上揉得死緊，今早自囤積精食的櫃子裡拿出的月餅——這才發現月餅上的標識，它早已過了食用有效期。